

# 汾河两岸四季美

宁静

汾河两岸风光 孟小摄

1998年，我从忻州来太原上学，恰逢汾河太原城区段开始生态修复治理，从同一个时间点出发，我和汾河开始了新的成长。

汾河一期工程治理范围为胜利桥至南内环桥段，2000年9月完工。2001年我开始实习，单位正好离胜利桥东不远。记得那时青春年少，每到休息的时候，小伙伴们总是不约而同说道：“去汾河景区玩吧！”我们来到胜利桥下，银光闪闪的汾河、黑色的铁索护栏，对于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来说，是那么新鲜！

站在汾河边，我们无数次想象渤海、黄海、东海和南海。

望着汾河水，我们无数次想象北方的黄河、南方的长江。

未来，也随着这想象铺展开来。我们急急忙忙，去奔赴一个又一个山海，见了大海，见了黄河，见了长江。

可是，每见一处水，总会想起年少时看到的母亲河——汾河，那么清澈纯净，那么宽阔辽远，那么奔流不息。

倏忽近20年过去，我的单位再次与汾河景区仅隔一条滨河西路。听说现在的汾河景区已经增加了步道和骑行道，赶忙趁着午休的时间去走了走。这一走，再没有停下运动的脚步。

顺着汾河行走每一步，都是对青春时光的回忆、整理和感悟。经由这条山西的母亲河，感受她的早晨夜晚与春夏秋冬、南北东西与风霜雨雪，我的人生也逐渐变得更加接纳包容、清晰坚定。

她的两岸，一个又一个春天，绿树成荫，繁花似锦，近几年又吸引了很多漂亮的鸟儿到此翩翩起舞，人们在此运动、游玩……而她，始终处于河道中，固守着边界，润泽着万物。

我的行走开始于冬天，且刚下雪。走进景区，没有感觉到寒冷，只感觉浑身舒坦。入眼便是一个雪白的世界。河面上是白色的，堤岸上是白色的，步道和两旁的花草树木都是白色的，银装素裹，万籁俱寂。我轻轻地、稳稳地沿着

汾河行走，置身于一个安静纯洁的世界。

不再抗拒冬天，春天必然到来。春水绿如蓝是真的，春江水暖鸭先知也是真的。小草总是第一个送来春的消息，蒲公英紧随其后，绿了整个堤岸。一片片灌木丛，总是猝不及防地，全部换了叶子，崭新的、鲜嫩的，每一片每一片都是。春和景明，树披新绿，花着新色，置身其中，只想变成诗人、画家、鸟儿、鱼儿、树叶、花苞……只感觉用什么文字也无法表达春天的美好，唯有一次又一次，一年又一年深深扎根春天里，尽心尽情去体会，而体会又是千变万化的。

夏天是比春天更浓烈的春天。温度更高了，花草树木浓郁得让人醉了眼睛，醉了心，连呼吸都是醉醉的。夏天雨水多，奔涌的汾河宽阔浩渺，“轰轰”的流水声带出了一往无前、锐不可当的气势。湿润的空气中，间或扑面而来的微风带着草木的清香，沁人心脾。

秋风生汾水，最是橙黄橘绿时。汾河景区栽植各类树木花卉230余种，其中乔、灌木100余种，80余万株，草坪、花卉、水生植物600万平方米。秋高气爽，色彩缤纷又硕果累累的季节，走进汾河景区更加心旷神怡。走着走着，我发现了一处不同的风景。格桑花，小小的花朵，枝干也很细弱，当秋霜催生出火红的枫叶时，它枯黄的枝干上依然倔强挺立着零零星星的花朵，不变其色，不改其容，让人体会到了生生不息。

朝阳照耀着汾河，波光粼粼，光明温润。傍晚，星光璀璨，灯火辉煌。漪漪桥是橙红色的，南内环桥是白色的，音乐桥是五颜六色的。汾河两岸的建筑物也灯光闪烁，流光溢彩。赶上一排路灯同时亮起时，我总感觉自己的心也在瞬间被照亮了。灯光映射在步道上，形成多种漂亮的图案，把汾河景区照得亮堂堂。

汾河两岸处处是景，就像一座座的公园，这里风光旖

旎，可赏景，可健身。

汾河，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，流经山西省6市29县。我出生于忻州，是汾河的源头所在。每日早晚，一年四季，上下班通勤，步行或骑行穿梭于汾河景区。感受汾河景区带来的千变万化，我越来越体会到，必须脚踏实地去每一个远方，你会看到：河越来越宽广，山越来越高远，路上的风景越来越丰富，故事也会越来越动人。

于是，我从汾河的源头出发，在汾河的中心生活，又顺着汾河一路往南，来到了临汾洪洞。这里汾河的滋养了一棵大槐树，我找到了自己的根脉，找到了宁氏家训：爱国家、守孝悌、重教育、善修身……老当益壮，宁知白首之心；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；身处逆境，勿忘阿谀谄佞；位尊家富，更须谦恭待人。施惠不望报，受恩莫忘情。孤寡当怜悯，贤者宜尊敬。淡泊以明志，清心以治本。取人之长，补己之短，常思己过，以求至善。

以求至善，如何求？母亲河——汾水给了我最好的答案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动善时。夫唯不争，故无尤。

## 锦绣太原·公园篇④



## 屋顶上的动物园

胡烟

正对着床的屋顶上，露出了一个窟窿，那是原来装灯的位置，灯坏了，卸了，窟窿却一直没空补上。白色的屋顶，因为这个窟窿而显得有点难看。

一天睡觉前，3岁的小丫头躺在爸爸妈妈的床上，仰着头，看着屋顶，她的目光，落在了那个难看的窟窿上。小丫头盯着窟窿看了半天，忽然兴奋地喊了起来：“瞧，那是考拉的鼻子！”

考拉是珍稀动物，它憨厚敦实，人见人爱，特别是它厚实的黑鼻子。爸爸妈妈被小丫头的喊声吸引，也仰头去看。没错，那不就是考拉的鼻子吗？去年，小丫头生日时跟爸爸妈妈出去玩，第一次见到了考拉，并爱上了这个树枝上攀爬的小动物。

爸爸拿来了马克笔，躺在床上，昂着头，在屋顶的窟窿眼——不，是在考拉的鼻子旁边，又画上了一对亮晶晶的眼睛、毛茸茸的大耳朵，还有胖乎乎的身体。一只憨态可掬的考拉，真的出现在了洁白的屋顶上。

小丫头高兴坏了，挥舞着小手，和屋顶上的考拉打着招呼。那一晚，小丫头睡得特别香甜。

第二天晚上，躺在床上的小丫头，向爸爸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：“考拉一个人太孤单了，爸爸，你能为考拉画一个小伙伴吗？”

爸爸看着女儿：“好啊，那画个什么呢？”小丫头歪着头想了想：“我喜欢长颈鹿，长颈鹿也很善良，它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。”

爸爸又拿来马克笔，躺在床上，仰着头，抬起胳膊，一

笔一划地画了起来。

爸爸的个子高，正好能够着屋顶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一只漂亮的长颈鹿画成功了，它的脖子绕过考拉，亲切地和考拉围在一起。

爸爸用了甩发酸的胳膊，小丫头亲昵地帮爸爸揉了揉。小考拉有伙伴了，小丫头放心而满意地闭上了眼睛，进入了甜甜的梦乡。

第三晚、第四晚……每天晚上，小丫头都会向爸爸请求，在屋顶上再画一只动物，河马、大象、兔子……

小丫头在电视和画书上看到过的动物，都一只接着一只，跑到了屋顶上。

爸爸并不是画家，很多时候只能对着书上的样子照葫芦画瓢，但他画得很认真、很开心。

很快，小小的屋顶，就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动物园，它们愉快地、和平地相处，讲述着各自的故事，这让小姑娘开心不已。

爸爸画的画并不专业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女儿对他画的动物的热爱。

因为屋顶上的动物园，小丫头爱上了动物，爱上了画画。不过，最关键的是，小丫头和爸爸妈妈的感情，就像小考拉和它的众多伙伴一样，一刻也不能分离。

这个故事，是从一个难看的窟窿眼开始的，它让一名3岁小女孩幸运地长出了极富想象力的翅膀，而充满父爱的爸爸，只是不辞辛苦地陪着她一起飞翔。

和孩子一起长大，你就会发现，处处都充满着惊喜和美好。

## 原点情结

王国梁

朋友是位“旅行达人”，他喜欢到处走走，饱览大好河山。有段时间，他还在美丽的西双版纳住了一个月。这些年里，他也去过几次国外，欣赏到不少异域风光。

我问他：“走过这么多地方，你觉得最美的是哪里？”他笑笑说：“最美的是我老家的山！”见我疑惑，他开始无限神往地对我描述：“那座山不高也不大，却清秀可人。我小时候，喜欢趁着晨雾迷蒙的时候上山。山在浅雾的笼罩下，特别像神秘的仙境。我一脚踏入山中，仿佛就进入了传说中的天宫。山上有草有树、有花有果、有鸟有兽，天地自然之间，万物有灵……我想好了，等我老了，就回到山脚下我的小村庄，过小时候的田园生活。人走得再远，还是要回到原点的。”

朋友的话，让我的心暖暖地动了一下。大概人都无法拒绝“原点诱惑”。原点，是一个温暖诗意的字眼，那里烙印着我们太多的人生初体验。原点如同鸟儿起飞的地方，一只鸟儿展开双翅高飞，它飞得再高再远，待到它看尽无限风光后，还是要回到原点的。原点是每个人生命的襁褓，里面有刻骨铭心的温暖记忆。

记得有一次，同学群里有人发问：“你饿急了的时候最想吃的是什么？”大家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，纷纷发言。“我饿急了最想吃小时候吃的玉米红薯粥。”“我饿急了最想吃我妈做的肉丝面。”“我饿急了最想吃一碗我姐包

的饺子。”“我饿极了最想吃的是老家的驴肉火烧，想起来口水直流。”“我每隔一段时间，必定要吃一顿恰恰，吃下去胃里和心里都无比满足。”我们这些中年人，打拼半生，不少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。生活富足起来，我们吃过了太多的天下美味。但是，我们依旧无法拒绝“原点诱惑”。小时候那些不甚精致的食物，竟成了我们心底最细腻的惦念。

我也有根深蒂固的“原点情结”。有段时间，我的睡眠不好，经常彻夜失眠。城里的房子很宽敞，所在的小区也很宜居，可我晚上就是睡不着。母亲得知我失眠后，劝我回老家住几天。老家我的房间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，睡在老房子里，我裹紧了棉被，竟然感到无比温暖、安心和踏实，如同小时候扑向母亲怀抱一样。那一夜，我的失眠症竟然好了，真是神奇。

走遍了千山万水，还是故乡的山水最美；尝过了美味佳肴，还是妈妈的味道最香；住进了高楼大厦，还是老屋的土炕最暖。

中国人自古有“落叶归根”的观念，思乡诗是古代诗歌很重要的主题之一。其实我们思念的岂止是故乡？主要是故乡土地上你留下的那些印迹，那些风景，那些足印，那些故事，那些人，才是我们最真的惦念。

我们出走半生，回到原点依旧是少年。

西山有个桃花沟，光听名字就让人心动。这些天，微信朋友圈总有桃花开放的消息，按捺不住地想去看一看。前些日子，我、老伴、儿子、孙子一行4人驾车驶向位于万柏林区小虎峪村西的桃花沟。

行约1个小时，车稳稳驶进一个停车场。尽管早有准备，几个人穿得都不薄，可一下车，还是在微微的山风中感到有点冷。环顾四周，偌大个停车场，连我们的车也只有4辆，显得空荡荡的。

停车场往西，靠山坡有一溜房屋，房前是一个小广场，广场边有凉亭走廊，应是景区的管理和服务场所。

东侧，山腰处有一条小路蜿蜒向南而去。北面，是来时的路。南面，好像是为垫这个停车场而专门砌的一堵有十几米高的石墙，上部还有1米来高的挡墙。探身从挡墙望去，下面有几丛山桃树，满树泛着粉红色。再看远处，也不见想象中的烂漫桃花。我拦住场边的一位路人：“师傅，请问这儿是桃花沟吗？”那人摸着当地口音答：“是的嘞！”又补充说：“你们来得早了，桃花还没开哩！”

听他一说，我暗暗责怪自己粗心。正如白居易在《大林寺桃花》一诗中说的那样：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我应该想到，由于地形关系，山中的桃花（其他花树也一样），比平川要开得晚。

但几十里地跑来，看看没开花的桃树和沟里的其它景色，也算不虚此行。于是，我牵了孙子的手缓缓向西走去。

穿过小广场后，是十几幢沿山坡错落有致的高脚木屋。木屋周边有环廊，幢与幢间隔较大，视野开阔。四周满是树木花草，十分幽静。到夏天，这儿应是一处避暑的好地方。

顺木屋间的小径再往前，有石阶，一条通往高处，一条通向沟中。石阶两侧，桃树居多。不知是品种原因，还是栽植时间未久，植株大都不高，但枝条繁盛。枝头花苞堆垒，笑脸微绽，粉白相衬。近前细看，别有风味。

此时，太阳已升高，晒到身上暖洋洋的。儿子和孙子往前面去了，我和老伴则慢慢返回。走累了，便坐在场边的木凳上边晒太阳边休息。期间，儿子和老伴视频，说沟中小溪有水，还有未消融的冰，孙子玩得高兴，不愿走了。

这时，不知从哪来了五六只可爱的山羊，在停车场上悠闲地走走停停，不断有游人与它们拍照，我也拍了几张。

大约12点半，儿子和孙子从东侧的小路上转回来了。孙子一见山羊，也是稀罕得不行，从路边揪了一束小草追着去喂。不过，走近了，他只敢小心地伸手去摸摸羊头羊角，却不敢再靠近。直到几只羊向西走远了，孙才返回来。显然，少见的山沟野趣，让孙子倍感新奇，桃花开不开，他并不关心。

中午1点，我们回返。孙子似乎玩得还满意，但我却稍有点遗憾。

太原不仅有一个桃花沟，还有一个桃花岛，且就在眼前的晋阳湖中。

一日下午，同住一小区的外孙女有空，驾车带我和老伴，还有女儿和重外孙一行5人，从位于晋阳湖西北角的我家出发，绕行半个湖，来到东南角的晋阳里。停车，步行，约20分钟后，从湖南侧登上了通往岛上的玻璃拱桥。

站在拱桥上放眼望去，岛上东侧一条沿湖的曲径蜿蜒向北，路两侧桃花灿烂如霞，开得正旺。远远看去，赏心悦目。虽然当天的太原天气状况不佳，但上岛的游客依然不少。

这一条桃花长廊，确实诱人。在大片或浓或淡的粉红中，忽而有几株洁白如云，忽而有几株浅绿如玉，忽而有几株微黄如豆……同是桃花，却也五彩缤纷。不同品种的桃树，高矮有致，枝桠交错，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，仿佛置身仙境。

我们于桃花掩映的小径中缓步前行。2岁半的重外孙似乎也受满目花树的感染，拒不坐童车，而是跑跑停停，并不时呼喊着：“太姥姥！太姥爷！”生怕我俩走丢了。他妈妈则不时选着角度，以桃花为背景给我们拍照。

由于小径拐来拐去，时而离湖面远一些，时而离湖面近一些。因此，每行一段，便可透过稀疏的桃树枝干，看到泛着微澜的湖水。尽管因有沙尘而视线有限，但仍会看到不远处凫水的野鸭，颇有点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意味。

一路桃花相伴，约1个小时后，我们转到了岛的东北角。这儿有一条绿柳依依的长堤，与湖的东岸相连，故不用走回头路，仍可边走边看新的景色，回到出发处。

从桃花沟到桃花岛，我既看到了山上待放的桃花骨朵，又看到了湖边盛开的灿烂桃花，今春的观桃花之旅，在满足与流连中落下帷幕。



桃花岛美景

从桃花沟到桃花岛

郝妙海

海青其人

张士满

标准，养家糊口仅靠家里的爱人就变得十分困难。而如果考上研究生的话，助学金可以增加到40多元，就可以接济家中生活。

海青同学选择报考了四川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专业，学制两年，可以尽早参加工作。凭借曾是中学英语老师的功底，加上大学一年级已经学完世界古代史、世界中世纪史、中国古代史、哲学等课程所具备的学业基础，遂于1979年顺利考取川大世界古代史专业，成为恢复考研后第二批硕士研究生中的一员，而且是川大所有40多位同专业考生中的第一名，总分比第二名高出30多分。

高考和考研“连中两元”已经是传奇。更传奇的是，1981年12月海青同学在川大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并拿到硕士学位的时候，他的大学其他同学的本科还没有毕业，我们是1982年1月毕业离校的。我们原本是大学同学，如果老史不是到宁夏大学，转而回到山西大学历史系工作的话，那他就会成了我们的老师，这样的传奇就更令人惊讶了。你别以为是开玩笑，这种可能还真的存在。如果老史就职没有其他附加条件的话，世界史教师严重短缺的山西大学历史系肯定欢迎他归来任教。但是海青求职明确提出条件：学校必须三年内解决夫人和孩子的户口问题。地处大西北的宁夏大学求才心切，答应立即将其妻子和孩子转为城市户口且分配住房，并在一年内为其爱人安排工作，完全满足了老史求职的附加条件。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背起背包就出发，离开繁华的成都选择了宁夏大学历史系，一直工作到以资深教授退休。